

SHI JIE FENG HUA TU S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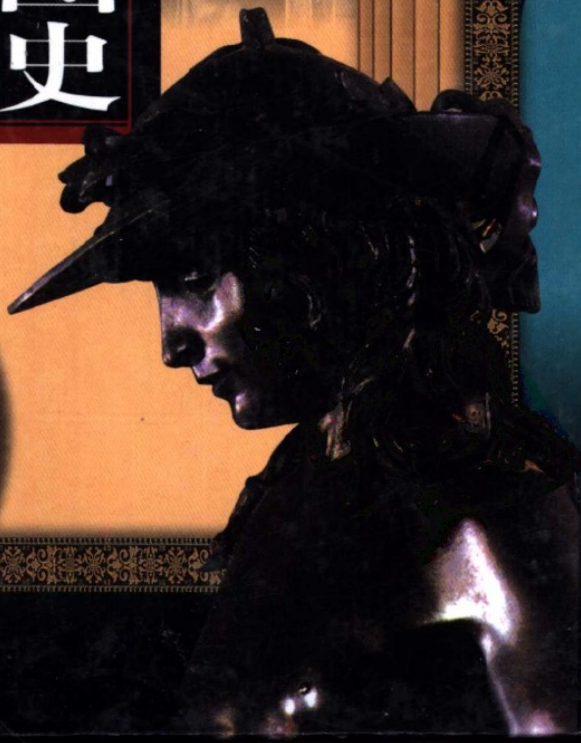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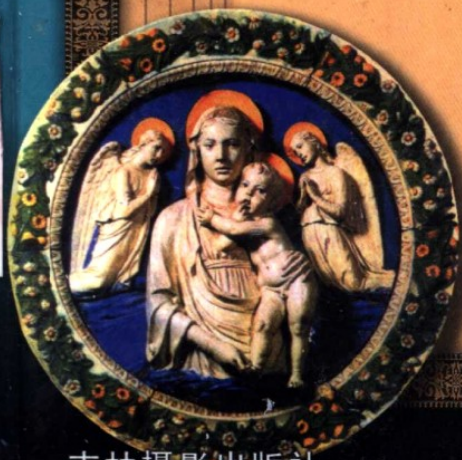
SHI JIE FENG HUA TU SHI

主 编：解恒铮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卷

10

世界 风 化 图 史



吉林摄影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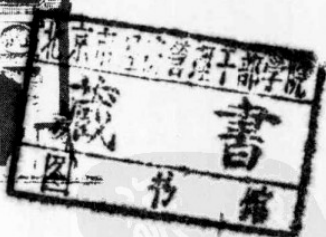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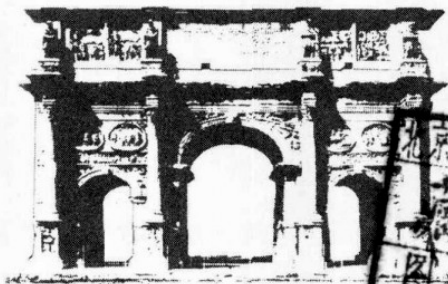
C913
30:10

87543



世界 文艺复兴卷 10 风 化 图 史

主编：解恒铮



ABM40/06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
文化
图史
PDG

引 言



14~16世纪是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是西方文明史中标志着黑暗中世纪和近代文明分界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在德国称之为宗教改革,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称之为文艺复兴。14世纪欧洲的人们突然对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重新发生兴趣。但是确切地说,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在中世纪后期,人们对古典文化也并不缺乏兴趣。事实上,所谓的文艺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10世纪开始的一系列复兴运动达到高潮。所有这些运动的共同特征是对古典作家的敬仰。

文艺复兴是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罗马帝国的消亡、教皇权威的衰落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12世纪以来,随着贸易的增加,欧洲的市镇有一次巨大的复兴,渐渐发展了充分的

城市生活,像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马赛、巴黎、伦敦、牛津、剑桥、汉堡等,都是很著名的城市。其中如佛罗伦萨,属于意大利众多城市中最灿烂的一个,是贸易和金融的中心。当时这许多新城市,商业、银行信贷及高利贷非常活跃,打破了原来的自然经济;这些城市中的手工工场和大作坊,生产出产品,被当作商品,畅销外地直到中东,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就为文艺复兴运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自然科学的普遍高涨就对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这还不只是指三大发明的传入: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印刷术加速了文化知识的传播。“日心说”的复兴和证明,是向“地心说”的教会权威的严峻挑战;血液循环的研究和发现,推翻了教会的目的论的观点。西班牙医生迈克尔·塞尔维特(1511—1553年)甚至就在《关于三位一体的错误》这种明显是反对基督教教旨的书名下描述血液小循环的……文艺复兴便是根植于这样的城市背景和知识环境而产生的。那些新兴的中产阶级,刚刚取代了贵族的权力,



意识到自己的精神的个体。他们要求新的生活方式,要求个人地位在更大程度上得到确认,还要求扩充知识。于是,人文主义者多方进行探索。文艺复兴的先驱者弗兰切斯科·波特克(1304—1374年)首先倡导恢复良好的古典拉丁语,以代替中世纪经院哲学非正规的拉丁语,特别是要恢复古典的要求理想自由的精神。

以前,闭塞的自然经济和教会的专横统治,阻断了古典文化的通道。直到14世纪之后,古希腊、罗马以及拜占庭的文化典籍才重新陆续传到了西欧。这时,古典文化的探求成了一种时髦的风尚,意大利和北欧的教堂与修道院中,草纸或羊皮纸的手稿和抄本,残破的绘画和雕塑,均被搜掠一空;罗马废墟遗物的挖掘,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豪商贵族则命令他们的东方代理人,不惜重金去收购君士坦丁堡陷落时散失了的希腊书籍。这样,不只是古代哲学和科学的语言,经过八、九百年之后,重新为西方学者所熟悉。更重要的是包藏在语言中的自由探讨精神和古典文化,越过黑暗的中世纪,重新给欧洲带来从事各种各样研究的动

力。

这个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赞颂人的人性发展和意志自由,要求人的现实生活和尘世快乐。

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年)热情地赞美:“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莎士比亚这话是从人的本质特征上来说的。他不是从人的出身、门第、地位、等级上,而是从对谁都一样的人本身来赞美,保留了人的自由意志和个性发展的作用。这正是人文主义者的共同的观念:人的高贵与否,并不在于先天的局限上,而在于后天的美德和功绩。人的价值、尊严就得如是观。因此,主宰世界的是人,而不是虚幻的神。对于人性的尊重、发掘与肯定重新回到社会道德体系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更其深入、普遍,认为先天的出身、门第无关于人的好坏的信念便理加牢固。最高级最完美的社交形式不问



等级差别,不受家世出身影响,渐渐变成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风俗习惯,特别重视的是人的高度文化教养。

在教会统治时期,把节欲、禁欲作为唯一的道德律,主张摒弃一切世俗的物质享受,认为这才是有最高的、纯洁的属天的美德,而一切享乐都是不道德的。一反这种旧观念,人文主义者大力提倡世俗生活的快乐,维护人有要求享受生活中一切快乐的权利。意大利人文主义代表人物洛伦佐·瓦拉(1407—1457年)在《论快乐》、《论自由意志》等著作中就提出不存在不道德的快乐,批判人的自由意志服从上帝的先知这样的论调。英国杰出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在《乌托邦》中曾反复论述,生活在理想的乌托邦岛上的人,主张我们的全部行为,包括甚至道德行为,最后都是把快乐当做目标和幸福。一个人如果不“千方百计追求快乐,便是愚笨的”,相反的,为“追求严峻艰苦的德行”而实行禁欲主义,那是“极不明智的”。当然,莫尔所鼓吹的快乐,不等同于纵欲,他所指的是合乎自然“本性”生活的快乐,尤其重视精神的快乐。如果说莫尔的

乌托邦是他所设计的理想社会,那么法国人文主义者弗朗索瓦·拉伯雷(1495? —1553年)的《巨人传》中的特来美修道院便是这位小说家用艺术形式描绘出的一个理想的乌托邦社会。在这个修道院里,既没有束缚个性发展的宗教礼节,也没有限制自由意志的清规戒律,“他们的会规,就只有这么一条:随心所欲,各行其是”,会规甚至规定“有男人的地方,必须有女人,有女人的地方,必须有男人”,“可以光明正大地结婚,……可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人文主义者反对以神为本的思想,宣传以人为本,认为人才是现实生活的主人;人文主义者否定人生的归宿在于死后的永生,摒弃禁欲主义的道德戒律,鼓吹人的自由意志,颂扬尘世的快乐和幸福;这样,在人文主义者发动、领导下的文艺复兴活动中,由于人文主义作为这一时期的指导思想,“人间寰宇不再是一个泪之谷,一个在朝圣途中走向彼岸世界的处所,而是一个提供异教快乐,名誉,美丽,和冒险机会的地方了。历经数世纪之久的禁欲主义被人遗忘于艺术,诗歌和快乐的喧嚣中”。随着个性解放的提倡和发扬,人类的爱也被从



基督教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获得了世俗化。人类性爱史上第一次萌发了性解放的思潮。从当时人们道德观念上的改变、思想行为上的表现以及在文学艺术中的反映,都可以看出这种性爱世俗化的突出变化。

与以往相比,文艺复兴时期最大的进步就是人的个性获得了解放,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妇女和男子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上层阶级妇女,在个性上和男子一样地得到了发展,不存在“妇女权利”的问题,因为那时的人们认为这件事本身就是属于理所当然的。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相信,对古代文化的热诚崇奉是一切需要中最大的需要,是人的生活中最珍贵的,不论是儿子或者女儿,都应该让他们受到同样的文学乃至语言学的教育,享有这种珍贵的文化。事实上,王室、贵族的妇女,如果不能阅读古代作品,甚至没有办法领悟当时人们的谈话。由于这种古典文化的熏陶,许多妇女在智力上和情感上得到了比较完美的发展。当时那些出名的妇女,一是由于她们的美丽、气质与她们的美德和虔诚,使她们成为一个趋于完美化的人物;一是由于她们在创造性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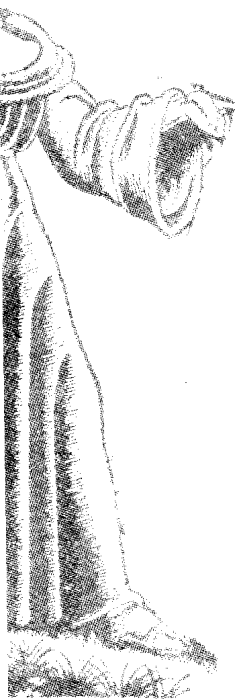
业中所作出的成就。贵族出身的女子维托利亚·科隆娜(1492—1542年)长得并不美,甚至可以说是丑陋的。一位认识她的传记作者说,“因为她没有美貌,她修养文学,以获得这不朽的美”。到了1530年,她写的十四行诗流传于整个意大利,并与当时许多社会名流,特别是作家、艺术家都有交往。大诗人阿里奥斯托(1474—1553年)在他的不朽巨著《疯狂的罗兰》中曾对她倍加称颂。从1535年起,她认识了大艺术家米开朗基罗(1475—1564年),随后两人相爱,不但书信来往频繁,双方还互赠多首十四行诗,她的爱情激励了米开朗基罗的许多创作。这一切都使维托利亚·科隆娜成了一位著名的女性。像这类在事业上有所创造的,如女修道院的女创办人、女医生、女学者和生有许多名人的母亲等,很多都被记入当时出版的妇女传记之中。这些人自然与男子有很多交往。其中自然也发展了自由的性关系,是可想而知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崇尚生活的美化,追求人的外表的美化,与中世纪摒绝一切感官享受的禁欲主义,形成截然不同的道德观念。衣着




服饰是明显的一个方面。妇女们不喜欢庄重乃至古板的服装,而要使它穿起来能够衬托出女性线条的美;半裸胸的服装,如达·芬奇画笔下的“蒙娜丽莎”所穿的,是被认为美的。时尚是美的刺激因素,因而服装的式样不断产生变化,著名的意大利散文家和诗人乔凡尼·蓬塔诺(1426—1503年)在他的《君主论》中曾说到过“……我们每天都看到服装是这样变更花样,四个月前还认为满意的服装,今天就认为已经过时而遭摒弃。与服饰有关的是修饰面貌、肤色和头发,用美颜水、油膏和脂粉来涂饰,使用香水,洒到每一件和人类接触的东西上。在这方面,乡间的妇女也要和她们的城市姊妹们竞相争艳……”。文艺复兴时代的妇女把漂亮舒适的服装看成是个人完美的一个因素,用一切化妆所能提供的方法来增添自己姿色,使自己达到和保持女性的青春美,表现了她们喜爱外露的情感和个性。这些自然也有助于她们人际的交往,有助于她们获得男性的爱。

在文艺复兴时期,每个人自然都有一个道德法庭,它的声音就是人自己的良心。问题



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看来,做自己喜欢做和愿意做的事,便是合乎良心、合乎道德的。这种基于个性发展和意志自由的道德观念,就促进了两性关系的自由,——性关系即是人的个性的要求。历史学家记载,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对于男子和其他妇女的性关系,社会上却不以此看作男子本人的污点,只要他不和一个出身低贱的情妇结婚以至有辱家声即可。佛罗伦萨的男人只要机缘凑巧,就会和妇女谈情说爱,而这些机会倒也并不稀罕。他们热情发泄的对象往往是家中的女仆和奴婢,虽然和城内以及郊区的较低阶级的妇女发生关系也是常见的”。至于与身份相当的妇女的爱情,更被认为是合乎自然天性的要求。米开朗基罗在认识维托利亚·科隆娜之前,曾爱过至少三位女子,在科隆娜之后,又爱上过另一位女子,其中有一位由于她的“无与伦比的美貌”,使这位绘画大师为她画了毕生唯一的一幅肖像。从女性方面出发来看两性关系,也同样可以看到,在文艺复兴时期,那些有高度发展和有高度教养的意大利妇女,往往以一种北方国家所没听说过的自由来支配自己。她的





不忠实,只要不产生外部影响,就不会影响到她的生活。著名的文艺复兴史专家雅各布·布克哈特(1818—1897年)转引一份文献中的话说:一个老年人的年轻貌美的妻子,由于坚决保持她的荣誉,退回了一个青年爱人的礼物和书信。“但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物,所以她为这个青年人的爱情而高兴;她领会到,一个高贵的女人是可以爱一个优秀的男子而不失掉她的荣誉”。这就是当时一般上层妇女对待性爱问题上的道德观和荣誉观。布克哈特接着补充了一句“但是从这种高贵的表现到完全屈服,中间的距离是很短的”。

文艺复兴时期古代文化的重新发现和个性解放思潮的出现,对诗人、艺术家的创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谈到文艺复兴时期个性解放和“性解放”的萌发时,史学家不能不称颂这个时期的文学,因为正是被称为文艺复兴之父的文学家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年)写给心爱的劳拉的十四行诗,表现了人文主义者以个人幸福为中心的爱情观念,虽然多少还带有13世纪骑士爱情诗的色彩。他的朋友、文艺复兴

文学的第二位巨子卜迦丘就不同了。对那不勒斯的一位美丽妇人菲娅美达的热恋,激发他写出许多早期的诗篇,主题也多是骑士爱情。《十日谈》则是表现文雅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文艺复兴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部由 100 个故事组成的小说,在深刻揭露宗教道德虚伪性的同时,是神性火轮的消失,衬托出人性的美丽的闪光。卜迦丘在故事中,生动地描绘出爱情是怎样地带给人智慧,智慧又怎样地使爱情增添乐趣,完全不像禁欲主义者所宣称的,是一种“罪恶”。第四天故事第一写唐克烈亲王的女儿绮思梦达爱上了父亲的侍从纪斯卡多,“享受了不少欢乐”;但亲王发觉后,指使人将纪斯卡多缢死,挖出心脏,想以惩罚她的情人来打击绮思梦达的热情。绮思梦达不仅公开申明对纪斯卡多至死不渝的爱情,并实践了自己爱的诺言。在死前,绮思梦达“响应我灵魂的伟大的号召”,赞美纪斯卡多的品德和才能,驳斥亲王颠倒是非、前后矛盾的谬见,特别申述自己是一个血肉之躯,热情冲动时,难免春情荡漾这样一条“青春的规律,以及它对青年人具有多大的支配力量”,说得条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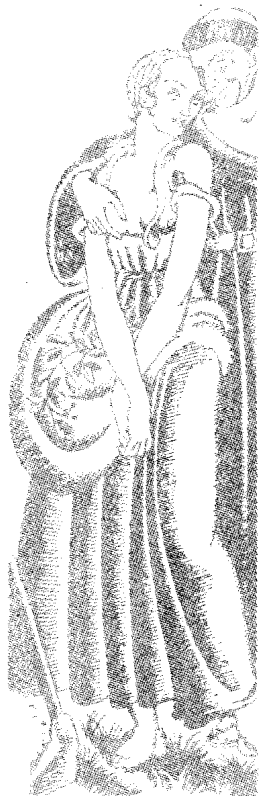
理,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更有第五天故事第一中的加利索,原来胸无点墨,愚顽异常,态度粗野,严父亲友的规劝训导,都不能增进他半点教养,但是对美丽的伊菲金妮亚的爱情“把他天赋的聪慧资质从那荒蛮偏僻的暗处解放出来”,成长为一位才艺出众的年青绅士,说明“爱情的力量有多么神圣,多么伟大,可以给人带来多大的好处,并不像信口雌黄的人所指责的那样猥亵淫邪”。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年)的创作,以完美的审美形式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的性爱观念:两性平等,自由选择性爱对象,肉体上的欲望和精神上的了解相结合。在莎士比亚的喜剧中,男性主人公大多是一些道德高尚、感情深厚又勇敢爽直的青年,女性主人公则是一些既温柔可爱又意志坚强、敢于为自己的爱情幸福作出惊天动地事业的少女。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不时可以感到对于纯真爱情的热烈的追求和歌颂。许多戏剧都结束在一片爱情胜利的凯歌之中,体现了剧作家“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祝愿;即使是悲剧,也常常显示出爱情的力量:奥瑟罗出于荣誉的观



念杀死了妻子,但在他明白了妻子清白无辜之后,便以自杀来惩罚自己,这死使他恢复了对爱情的信任;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殉情也是一个胜利——两大家族的世仇得以消除,爱情的理想获得了胜利。

布克哈特说得好: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家和喜剧诗人们使我们了解到爱情只是在于肉欲的享受,而为了得到这个,一切手段,悲剧的或喜剧的,不仅是被允许的,而且是越厚颜无耻和越肆无忌惮地使人感兴趣。但是,如果我们转向于那些最好的抒情诗人和对话体作家,我们在他们的作品上又看到了一种最高贵的深挚纯洁的感情,它的最后的和最高的表现是人灵原来与神合一的这一古代信念的复活。两种感情都是真实的并且能够并存在同一个人身上”。这就是个性解放表现在性爱问题上的两面性。

虽然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在文学方面有着巨大的成就,但是这个时期成就最辉煌的是在艺术领域。文艺复兴是西方文化史上艺术最繁荣的时期。如果说古希腊艺术的特点是强调再现匀称完美的人体,例如对和谐的女性美



的刻画,把人体原始的动物性升华为审美观赏的对象;中世纪的艺术使人性的花朵在宗教禁欲主义的统治下枯萎得苍白暗淡,那么由于个性解放使艺术被压制的情感在艺术中得以焕发光彩,“女性美的观念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获得最完满的成就。这一观念在18世纪或许要更加广泛一些,但并未达到这样伟大的水平”。文艺复兴打开了神学的精神枷锁,纵即使是采自《圣经》题材的艺术品,也注入了当时的现实生活和现实中的人的色彩。作为要求个性解放、肯定现实生活、颂扬尘世快乐的表现,性爱成了这个时期艺术的重要主题,象征爱情和女性美的古代意大利女神维纳斯,便是当时艺术家笔下最普遍的题材之一,作品的数量可以百计,其中特别著名的表现维纳斯的绘画就有萨克森选帝侯的宫廷画家老克拉纳赫(1472—1553年)的《丘比特与维纳斯》、威尼斯画派主要画家乔尔乔涅(约1477—1510年)的代表作《入睡的维纳斯》和这一画派最杰出的代表提香(1488/1490—1576年)的名作《乌尔宾诺的维纳斯》和《天上的爱和人间的爱》,还有与提香齐名的柯勒乔(1494—1534年)的《爱情

